



作品：毀滅的方式

得獎者：鄭楣潔

鄭楣潔，一九八一年生，台南人，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，文和國小教師。業餘時間和父親務農。夢想有朝一日在有機農夫市集擺攤。曾獲二〇一二全國台灣文學營散文首獎、時報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書寫到後半部，依戀土地的情感更濃了，卻突然想起信箋一段：「這世界毀滅的方式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們更應該守護彼此。」
嗯！謝謝您。感謝評審的肯定，感謝王文亮校長的鼓勵，感謝我父親的堅強。謝謝你答應要陪我擺攤。

毀滅的方式

平日蔬菜採收後，父親就會清除泥面腐葉，開始傾倒雞糞沃土，準備播撒其他種類的菜籽。但上期收成後，父親把南面四壟約六十多坪田畦留空著，讓雜草一叢叢滋生。

好幾年前，政府以交通建設之名，粗魯強悍地區段徵收附近農地，當時父親和二伯都曾力抗護衛，直到機具在整片草埔畫出第一道拋物線時，都是如此。但最終，青蔥剷成赤裸，幾棵大樹也被攔根仆倒。之後農地歷經地下水道工程、電信工程，鋪瀝青直劈往快速道路終端。儘管如此，他們還是安分地將剩餘狼籍的田壟整地後，每季輪種，等待菜籽萌芽抽莖，期盼收成時多掙幾個銅板。

直到近年通車後，臨路田地陸續出現「標售」或「出租」字樣的看板，且幾乎每個月都可見畸零鐵厝搭建的重劃方式，我的父執輩也在細細打量農地，並無例外。

果然農曆年後某天，幾台鏟裝機具駛入隔壁二伯那塊荒著半年的休耕地，車輪不斷迴旋，先剷除灌溉用的抽水井與電表箱等地面建物，接著幾天，縱的橫的劇力削鑿泥面，當時弄得周邊環境又震又響，蹲踞里外的父親也顯得躁動不安。有時父親對那些借置放在他田畦上的水泥裝袋、網疊紅磚等碎碎喃喃地抱怨著，有時對施蓋的僱工向他討論關於農地如何分割利用、養地置產以增值潛力等的利潤計算也面露發愁不應。我則試著哄慰父親，待那些毗鄰鐵厝完工，築起立體邊界，形如遮護，我們依

然可以安適種植。

經過四個多月的施工，從地面挖坑埋管、鋼筋垂直打樁，再用水泥之類做為填充物、砌築磚牆等，每天在兩百多坪農地上拼拼湊湊，最後撐起傳說那些深具力量的骨架，讓鐵皮屋頂像鳥翅張展。至此，這類挑高廠房從西面環伺到南面，父親這片青綠搖曳在此更顯得自閉而疏離。但我總確信一些乘風遊走的繁殖體不會在那高密度的僵硬裡落腳。

幾天後，新廠擇吉日辦理落成祝賀，門口前有火鶴裝飾的盆景花籃大方豪氣地擺放著。一旁的田畦上，父親依然忙於農事，雖然身形輪廓有些柔弱，但可感受他守護那片如襁褓期植被的決心。灌溉時，他留意肥料和土壤的混合狀況，以避免養分流失折損了菜量。收成時，則細心檢視被風吹歪纏繞的莖葉，交出符合商攤需求的菜相。

時序接近大雪，空氣透著冬寒。這幾天我和父親在田壟間踱著，蔭影在腳下，俯視這些已逾一個多月生長期的菜株，葉薄細小，尺寸仍不及十公分。明亮太少。還有，葉身上端總是有些類似鏽點的黑斑，父親說，這是北風掃襲南面的鐵皮浪板折轉後，寒氣在葉莖上迴旋的結果。

父親的耕作面積漸漸縮小，我開始理解一些毀滅的方式。



評審意見

希望逐日減損

◎阿盛

以交通建設為理由，強制徵收農地，變成工廠或別墅，利益永遠是優先考量。作者描寫「最後的堅持者」父親，不願隨波逐流，保留一方菜園，結果，「陽光」被高牆擋住了，「鐵鏟」落在菜葉上，「耕作面積漸漸縮小」，希望逐日減損，終究會消失，還能怎麼說？